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冥祥記 第三卷

宋尼釋智通，京師簡靜尼也，年貌姝少，信道不篤。元嘉九年，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群甫妻；生一男，年大七歲，家甚貧，無以為衣。通為尼時，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，悉練搗之，以衣其兒。居一年，而得病，恍忽驚悸，竟體剝爛，狀若火瘡，有細白蟲，日去升餘，燥痛煩毒，晝夜號叫。常聞空中語云：「壞經為衣，得此劇報。」旬餘而死。珠林十八廣記一百十六 宋俞氏二女，東官曾城人也，是時祖姊妹。元嘉九年。一引作元年姊年十歲，妹年九歲，裡越愚蒙，未知經法。忽以二月八日並失所在，三日而歸，粗說見佛。九月十五日又失，一旬還，作外國語，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，便相開解。明年正月十五日，忽復失之，田間作人云：「見其從風，逕飄上天。」父母號懼，祀神求福。一引作父母哀哭求禱神鬼既而經月乃返，剃頭為尼，被服法衣，持發而歸。自說：見佛及比丘尼，曰：「汝宿世因緣，應為我弟子。」舉手摩頭，發因墮落，與其法名；大曰法緣小曰法彩。臨遣還，曰：「可作精舍，當與汝經法也。」女既歸家，即毀除鬼座，繕立精廬，夜齊誦經，夕中每有五色光明，流泛峰嶺，若燈燭。二女自此後容止華雅，音制詮正，上京風調，不能過也。刺史韋朗孔默等三字一引作就裡並迎供養，聞其談說，甚敬異焉。於是溪裡皆知奉法。珠林五又二十二

宋玉球，字叔達，太原人也，為涪陵太守，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，係在刑獄，著一重鎖，釘鑠堅固。球先精進，既在囹圄，用心尤至。獄中百餘人，並多飢餓，球每食，皆分施之。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。夜夢升高座，見一沙門，以一卷經與之，題云「光明安行品並諸菩薩名」球得而披讀，忘第一菩薩名，第二觀世音，第三大勢至，又見一車輪沙門曰：「此五道輪也。」既覺，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到，因自釘治其鎖，經三日而被原有。珠林二十三

宋劉齡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居晉陵東路城屯，頗奉法，於宅中立精舍一間，時設齋集。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，父暴病亡。巫祝並云：「家當更有三人喪亡。」鄰家有道士祭酒，姓魏名叵，常為章符，誑化屯裡，語齡曰：「君家衰禍未已，由奉胡神故也。若事大道，必蒙福祐，不改意者，將來滅門。」齡遂揭延祭酒，罷不奉法。叵云：「宜焚去經像，災乃當除耳。」遂閉精舍戶，放火焚燒，炎熾移日，而所燒者，唯屋而已，經像旛，儼然如故，像於中夜，又放火赫然。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，亦有懼畏靈驗，密委去者。叵等師徒，猶盛意不止；被發偶步，執持刀索，云斥佛還胡國，不得留中夏，為民害也。齡於其夕，如有人毆打之者，頓僕於地，家人扶起，示餘氣息，遂委攣臂不能行動，道士魏叵，其時體內發疽，日出二升，不過一月，受苦便死。自外同伴，並皆著癩。其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，時亦多有見者。珠林六十二

宋馬虔伯，巴西閬中人也，少信佛法，嘗作宣漢縣宰。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，於縣得夢：見天際有三人，長二丈餘，姿容嚴麗，臨雲下觀，諸天妓樂盈仞，空中告曰：「汝厄在荆楚，戊寅之年，八月四日，若處山澤，其禍克消，人中齋戒亦可獲免，若過此期，當悟道也。」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，並著鎖械，又見道士胡遼，半身土中。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，唯語還曰：「若能修立功德，猶可延長也。」暹等皆如期終亡，遼益懼奉法，山居勤勵彌至。虔伯後為梁州西曹掾廣記引有掾字州將蕭思話也，蕭轉南蠻，復命為行參軍，虔伯耳荆楚之言，心甚懼然，求蕭解職，將適衡山，蕭苦不許。十五年即戊寅歲也，六月末，得病，至八月四日，危篤守命。其日黃昏後，忽朗然徹視，遙見西面有三人，形長可二丈，前一一人衣?垂鬢，頂光圓明，後二人姿質金曜，儀相端備，列於空中，去地數仞。虔伯委悉詳視，猶是前所夢者也。頃之不見，餘芳移時方歇，同居小大，皆聞香氣，因而流汗，病即小瘥。虔伯所居宇卑陋，於時自覺處在殿堂，廊壁環曜，皆是珍寶。於是所患悉以平復。珠林三十二廣記一百十三

宋沙門竺惠慶，廣陵人也，經行修明。元嘉十二年，荆揚大水，川陵如一。惠慶將入廬山，船至小，而暴風忽起，同旅已得依浦，唯惠慶船未及得泊；飄揚中江，風疾浪湧，靜待淪覆。慶正心端念，誦觀世音經，洲際之人，望見其船迎飄截流，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，逕到上岸，一舫全濟。珠林六十五

宋葛濟之，句容人，稚川後也。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，甚有婦德。濟之世事仙學，紀氏亦同，而心樂佛法，常存誠不替。元嘉十三年，方在機織，忽覺雲日開朗，空中清明，因投釋篋梭，仰望四表；見西方有如來真形，及寶蓋旛幢，蔽映天漢。心獨喜曰：「經說無量壽佛，即此者耶？」便頭面作禮。濟之敬其如此，仍起就之，紀授濟手，指示佛所，濟亦登見半身及諸旛蓋，俄而隱沒。於是雲日鮮彩，五色燭耀，鄉比親族，頗亦暗見。兩三食頃，方稍除歇。自是屯閭多歸法者。珠林十五廣記一百十四

宋尼慧木者，姓傅氏，十一出家，受持小戒，居梁郡築弋屯寺，始讀大品，日誦兩卷。師慧超，嘗建經堂，木往禮拜，輒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，金色黑衣，足不履地。木又於夜中臥而誦習，夢到西方，見一浴池，有芙蓉華，諸化生人，列坐其中；有一大華，獨空無人，木欲登華，攀牽用力，不覺誦經，音響高大，木母謂其驚，起喚之。木母篤老，口無復齒，木恒嚼哺飴母，為以過中，不得淨漱，故年將立，不受大戒。母終亡後，木自除草開壇，請師受戒。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，悉黃金色，仰望西南，見一天人，著○衣，衣色赤黃，去木或近或遠，尋沒不見。凡見靈異，秘不語人。木兄出家，聞而欲知，乃誑誘之曰：「汝為道積年，竟無所招，比可養發，當訪出門。」木聞甚懼，謂當實然，乃粗言所見。唯靜稱尼聞其道德，稱往為狎，方便請問，乃為具說。木後與同等共禮無量壽佛，因伏地不起，咸謂得眠，蹴而問之，木竟不答，靜稱復獨苦求問，木云：「當伏地之時，夢往安養國見佛，為說小品，已得四卷，因被蹴即覺，甚追恨之。」木元嘉十四年時已六十九。珠林十五

宋釋僧瑜，吳興餘杭人，本姓周氏，弱冠出家，號為神理，精修苦業，始終不渝。元嘉十五年，游憩廬山，同侶有曇溫慧光等，皆厲操貞潔，俱尚幽棲。乃共築架其山之陽，今招隱精舍是也。瑜常以為：結溺三途，情形故也，情將盡矣，形亦宜損；藥王之○，獨何云遠？於是屢發言誓，始契燒身，四十有四，孝建二年六月三日，將就本志，道俗赴觀，車騎填接。瑜率眾行道，訓授典戒。爾日密雲將雨，瑜乃慨然發誓曰：「若我所志克明，天當清朗；如期誠無感，便宜滂澍。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味也。」言已，頃之，雲景明霽。及焚燭交至，合掌端一，有紫氣騰空，別表煙外，移晷乃歇。後旬有四日，瑜所住房裡，雙桐生焉，根枝豐茂，頃細如一，貫棖直竦，遂成鴻樹。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，克炳泥洹，瑜之庶幾，故見斯證。因號曰雙桐沙門。吳郡張辯，時為平南長史，親睹其事，具為傳贊云。（珠林六十三）

宋阮稚宗者，河東人也，元嘉十六年，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。愔便與稚宗行至遠屯，郡吏蓋○邊從隨焉。行達民家，恍忽如眠，便不復寤；民以為死，舉出門外，方營殯具，經夕能言。說：初有一百許人，縛稚宗去，行數十裡，至一佛圖，僧眾供養，不異於世。有一僧曰：「汝好漁獵，今應受報。」便取稚宗皮，剝鬻截具，如治諸牲獸之法，復納於深水，鉤口出之，剖破解切，若為膾狀，又鑊煮爇炙，初悉糜爛，隨以還復，痛惱苦毒，至三乃止。問欲活不？稚宗便叩頭請命。道人令其蹲地，以水灌之，云一灌除罪五百。稚宗苦求多灌，沙門曰：「唯三足矣。」見有蟻數頭，道人指曰：「此雖微物，亦不可殺，無論復巨此者也。魚肉自死，此可啖耳。齋會之日，悉著新衣，無新，可浣也。」稚宗因問：「我行旅有三，而獨嬰苦，何也？」道人曰：「彼二人自知罪福，知而故犯；唯爾愚蒙，不識緣報，故以相誡。」因爾便穌，數日能起。由是遂斷漁○耳。珠林六十四

宋邢懷明，河間人，宋大將軍參軍，嘗隨南郡太守朱修之北伐，俱見陷沒。於是伺○閒隙，俱得遁歸，夜行晝伏，已經三日；猶懼追捕，乃遣人前覘○，即數日不還。一夕，將兩陰闇，所遣人將曉忽至。至乃驚曰：「向遙見火光甚明，故來投之，那得至而反闇？」修等怪愕。懷明先奉法，自徵後，頭上恒載觀世音經，轉讀不廢；爾夕亦暗誦，咸疑是經神力。於是常共祈心，遂以得免，居於京師。元嘉十七年，有沙門詣懷明云：「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，殊有血氣，宜移避之。」語畢便去。懷明追而目之，出門便沒，意甚惡之。經二旬，鄰人張景秀傷父，及殺父妾，懷明以為血氣之徵，庶得無事。時與劉斌劉景文比門連接，同在一巷；其年，並以劉湛之黨，同被誅夷云。（珠林二十三）

宋程德度，武昌人，父道惠，廣州刺史，度為衛軍臨川王行參軍。時在尋陽，屋有窠，夜見屋裡忽然自明，有一小兒，從窠而出，長可尺餘，潔淨分明，至度牀前曰：「君卻後二年，當得長生之道。」憊然而滅。德度甚秘異之。元嘉十七年，隨王鎮廣陵，遇禪師釋道恭，因就學禪，甚有解分。到十九年春，其家武昌空齋，忽有殊香芬馥，達於衢路。闔境往觀，三日乃歇。珠林二十八

宋劉琛之，沛郡人也，曾在廣陵逢一沙門，謂琛之曰：「君有病氣，然當不死，可作一二百錢食，飯飽眾僧，則免斯患。」琛之素不信法，心起忿慢，沙門曰：「當加祇信，勿用為怒。」相去二十步，忽不復見。琛之經七日，便病時氣，危頓殆死；至九日方晝。如夢非夢，見有五層佛圖在其心上，有二十許僧繞塔作禮，因此而寤，即得大利，病乃稍愈。後在京師住，忽有沙門，先不相識，直來入戶，曰：「君有法，緣何不精進？」琛之因說先所逢遇，答曰「此實頭盧也。」語已，便去，不知所向。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，於廣陵遙見惠汪精舍前，旛蓋甚眾而無形像；馳往觀之，比及到門，奄然都滅。珠林三十六

宋伏萬壽，平昌人也。元嘉十九年，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，假訖返舟，四更初過江。初濟之時，長波安流，中江而風起如箭，時又極暗，莫知所向。萬壽先奉法勤至，唯一心歸命觀世音，念無間息。俄爾與船中數人同睹北岸有光，狀如屯火，相與喜曰：「此必是歐陽火也。」回舳趣之，未旦而至。問彼人，皆云：「昨夜無燃火者。」方悟神力，至設齋會。珠林二十七

宋顧邁，吳郡人也，奉法甚謹，為衛府行參軍。元嘉十九年，亦自都還廣陵，發石頭城，便逆湖，朔風至橫決，風勢未弭，而舟人務進，既至中江，波浪方壯，邁單船孤微，憂危無計，誦觀世音經，得十許遍，風勢漸歇，浪亦稍小。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，邁心獨嘉，故歸誦不輟，遂以安濟。珠林二十七

秦沙門釋道罔，鄉裡氏族，已載前記，秦姚弘始十八年，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彩鍾乳，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。持炬探穴，入且三裡，遇一深流，橫木而過。罔最先濟，後輩墜木而死，時火又滅，冥然昏闇。罔生念已盡，慟哭而已。猶故一心呼觀世音，誓願若蒙出路，供百人會，表報威神。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，狀若焚火，儻忽之間，穴中盡明。於是見路，得出岩下，由此信悟彌深，屢睹靈異。元嘉十九年，臨川康王作鎮廣陵，請罔供養。其年九月，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，已得九日，夜四更盡，眾僧皆眠，罔起禮拜還欲坐禪，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，悉半身出見，一佛螺髻，分明了了；有一長人，著平上幘，箋布褲褶，手把長刀，貌極雄異，捻香授道罔，道罔時不肯受，壁中沙門語云：「罔公可為受香，以覆護主人。」俄而霍然無所復見。當爾之時，都不見眾會諸僧，唯睹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。珠林六十五

宋尼釋曇輝，蜀郡成都人也，本姓青陽，名白玉，年七歲，便樂坐禪。每坐，輒得境界，意未自了，亦謂是夢耳。曾與姊共寢，夜中入定，姊於屏風角得之，身如木石，亦無氣息；姊大驚怪，喚告家人，互共抱扶，至曉不覺。奔問巫覡，皆言鬼神所憑。至年十一，有外國禪師？良耶舍者來入蜀，輝請咨所見，耶舍者以輝禪既有分，欲勸化令出家。時輝將嫁，已有定日，法育未展，聞說，其家潛迎還寺，家既知，將逼嫁之；輝遂不肯行，深立言誓：「若我道心不果，遂被限逼者，便當投火飼虎，棄除穢形，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。刺史甄法崇，信尚正法，聞輝志業，迎與相見。並召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，輝敷演無屈，坐者歎之。崇乃許離夫家，聽其入道。元嘉十九年，臨川康王延致廣陵。珠林二十二

時宋淮南趙習，元嘉二十年為衛軍府佐，疾病經時，憂必不濟，恒至心歸佛。夜夢一人，形貌秀異，若神人者，自屋梁上，以小裹物及剃刀授習，云：「服此藥，用此刀，病必即愈。」習既驚覺，果得刀藥焉，登即服藥，疾除出家，名僧秀，年逾八十乃亡。珠林二十二

宋沙門釋慧全，涼州禪師也，開訓教授，門徒五百。有一弟子，性頗粗暴，全常不齒。後忽自云：「得三道果。」全以其無行，永不信許。全後有疾，此弟子夜來問訊時，戶猶閉如故。全頗驚異，欲復驗之，乃語：「明夕更來。」因密塞窗戶，加以重關。弟子中宵而至，逕到牀前，謂全曰：「闍黎可見信來。」因曰：「闍黎過世，當生婆羅門家。」全曰：「我坐禪積業，豈方生彼？」弟子云：「闍黎信道不篤，兼外學未絕，雖有福業，不能超詣；若作一勝會，得飯一聖人，可成道果耳。」全於是設會。弟子又曰：「可以僧伽黎布施，若有鬚者，勿擇長幼。」及會訖施衣，有一沙彌，就全求衣，全謂是其弟子，全云：「吾欲擬奉聖僧，那得與汝？」回憶前言不得擇人，便以歡施。他日見此沙彌，問云：「先與汝衣著不大耶？」沙彌曰：「非徒不得衣，亦有緣事，愧不預會。」全方悟先沙彌者，聖所化也。弟子久乃過世，過世之時，無復餘異，唯塚四邊，時有白光。全元嘉二十年猶存，居在酒泉。珠林十九

宋王胡者，長安人也。叔死數載，元嘉二十三年，忽見形還家，責胡以修謹有關，家事不理，罰胡五杖。傍人及鄰裡，並聞其語及杖聲，又見杖痕跡，而不睹其形；唯胡猶得親接。叔謂胡曰：「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，今大從吏兵，恐驚損墟裡，故不將進耳。」胡亦大見眾鬼紛鬧若屯外。俄然叔辭去，曰：「吾來年七月七日，當復暫還，欲將汝行，游歷幽途，使知罪福之報也。不須費設，若意不已，止可茶來耳。」至期果還，語胡家人云：「吾今將胡游觀，畢，當使還，不足憂也。」胡即頓臥牀上，泯然如盡。叔於是將胡遍觀群山，備睹鬼怪，未至嵩高山。諸鬼遇胡，並有饌設，余族味不異世中，唯姜甚脆美。胡欲懷將還，左右人笑胡云：「止可此食，不得將還也。」胡末見一處，屋宇華曠，帳筵精整，有二少僧居焉。胡造之，二僧為設雜果檟榔等。胡游歷久之，備見罪福苦樂之報，乃辭歸。叔謂胡曰：「汝既已知善之可修，何宜在家？白足阿練，戒行精高，可師事也。」長安道人足白，故時人謂為白足阿練也，甚為魏虜所敬，虜主事為師。胡既奉此諫於是寺中，遂見嵩上年少僧者游學眾中。胡大驚，與敘乖闊，問何時來？二僧答云：「貧道本住此寺，往日不憶，與君相識。」胡復說嵩高之遇，此僧云：「君謬耳，豈有此耶？」至明日，二僧無何而去。胡乃具告諸沙門，敘說往日嵩山所見；眾咸驚怪，即追求二僧，不知所在，乃悟其神人焉。元嘉末，有長安僧釋曇爽來游江南，具說如此也。珠林六

宋居士二字廣記引有卞悅之，濟陰人也。作朝請，居在潮溝。行年五十，未有子息，婦為娶妾，復積載不孕。將祈求繼嗣，千遍轉觀世音經；廣記引作發願誦觀世音經千遍其數垂竟，妾便有娠，遂生一男。時（廣記引有時字）元嘉二十八年（原奪二字今補）己丑歲也。云云。（珠林五十二。廣記一百十一）

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，忽暴疾而亡，經七日方活。說：初亡時，見二人驅將去，使輦米。伴輦可有數千人，晝夜無休息。見二道人云：「我是汝五戒本師。」來慰問之。師將往詣官主，云是貧道弟子，且無大罪，歷算未窮。即見放遣。二道人送典至家，住其屋上，具約示典。可作沙門，勤修道業。言訖下屋，道人推典著屍腋下，於是而蘇。後出家，經二十年，以元嘉十四年亡。珠林九十

宋王淮之字元曾，瑯琊人也，世以儒專，不信佛法。常謂：身神俱滅，寧有三世？元嘉中，為丹陽令，十年，得病氣絕，少時還復暫蘇。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，下牀會，淮之語力曰：「始知釋教不虛，人死神存，信有徵矣。」道力曰：「明府生平置論不爾，今何見而乃異之耶？」（上二字及乃字並依廣記引補）淮之斂■答云：「神實不盡，佛教不得不信。」語卒而終。珠林七十九廣記九十九

宋沙門慧和者，京師眾造寺僧也。宋義嘉難，和猶為白衣，隸劉胡部下。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謀東下，和亦預行。行至雀渚而值台軍西上，謀眾離散，各逃草澤，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。見野老衣服纏弊，和乃以完整褲褶易其衣，提籃負擔，若類田人。時諸游軍捕此散謀，視和形色，疑而問之；和答對謬略，因被笞掠，登將見斬。和自散走，但恒誦念觀世音經，至將斬時，祈懇彌至。既而軍人揮刀屢跌，三舉三折，並驚而釋之。和於是出家，遂成精業。珠林二十七

宋慧遠沙門者，江陵長沙寺僧也，師慧印，善禪法，號曰禪師。遠本印蒼頭，名黃遷，年二十時，印每入定，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，故遂為弟子。常寄江陵城西楊道產家，行般舟勤苦歲餘，因爾遂頗有感變；或一日之中，赴十餘處齋，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，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。眾稱敬異之，以為得道。孝建二年一日，自言死期，謂道產曰：「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。」至日，道

產設八關，然燈通夕。初夜中夜，遷猶豫眾行道，休然不異；四更之後，乃稱疲而臥，顏色稍變，有頃而盡。○境為設三七齋，起塔，塔今猶存。死後久之，現形多寶寺，謂曇珣道人云：「明年二月二十三日，當與諸天共相迎也。」言已而去。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，舍身布施至其日，苦乏氣，自知必終，大延道俗，盛設法會。三更中，呼問眾僧：「有聞見不？」眾自不覺異也，珣曰：「空中有奏樂聲，馨煙甚異，黃遷之契，今其至矣。」眾僧始還堂就席，而珣已盡。珠林九十七又十九

宋路昭太後大明四年，造普賢菩薩乘寶輦白象，安於中興禪房，因設講於寺。其年十月八日，齋畢解座，會僧二百人。於時寺宇始構，帝甚留心，輦蹕臨幸，旬必數四，僧徒勤整，禁衛嚴肅。爾日僧名有定，就席久之，忽有一僧，預於座次，風貌秀舉，闔堂驚矚，齋主與語，往還百餘言，忽不復見。列筵同睹識其神人矣。珠林十七

宋大明年中，有寺統法師名道溫，居在稜陵縣。既見皇太後睿鑒衝明。聖符幽洽，滌思淨場研襟至境；固以聲藻震中，事靈梵表，乃創思鎔斷，抽寫神華模造普賢彩儀盛像，寶傾宙珍，妙盡天飾。所設講齋，迄今月八日，囑會有限，名簿索定，引次就席，數無盈減。轉經將半，景及昆吾，忽睹異僧，預於座內，容止端嚴，氣貌秀發，舉僧矚目，莫有識者。齋主問曰：「上人何名？」答曰：「名慧明。」問住何寺？答云：「來自天安。」言對之間，倏然不見。○堂驚魂，遍筵肅慮，以為明祥所賁，幽應攸闡，紫山可睹，華台不遠。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，澄心所殉，發石開泉；況帝德涵運，皇功懋洽，仁洞乾遐，理暢冥外，故上王盛士，克表大明之朝，勸發妙身，躬見龍飛之室。意若曰：陛下慧燭海縣，明華日月。故以慧明為人名，繼天興祚式垂無疆，故以天安為寺稱。神基彌遠，道政方凝，九服識泰，萬寓齊悅。謹列言屬縣以詮天休。珠林十七